

漢文學史綱要

魯迅三十三年集

漢文文學史綱要

20



著者魯迅

編纂者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

出版者魯迅全集出版社

發行者魯迅全集出版社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

每部訂三十三冊

魯迅三十年集

20

漢文學術綱要

一九二九年著

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

20

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

目 錄

第一篇	自文字至文章	三
第二篇	書與詩	一〇
第三篇	老莊	一九
第四篇	屈原及宋玉	二六
第五篇	李斯	三五
第六篇	漢宮之楚聲	三六
第七篇	賈誼與晁錯	四二
第八篇	藩國之文術	四七
第九篇	武帝時文術之盛	五五

第十篇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……………

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

在昔原始之民，其居羣中，蓋惟以姿態聲音，自達其情意而已。聲音籀變，寢成言辭，言辭諧美，乃兆歌詠。時屬草昧，庶民朴淳，心志鬱于內，則任情而歌呼，天地變于外，則祇畏以頌祝，踴躍吟歎，時越儕輩，爲衆所賞，默識不忘，口耳相傳，或逮後世。復有巫覡，職在通神，盛爲歌舞，以祈靈貺，而讚頌之在人羣，其用乃愈益廣大。試察今之蠻民，雖狀極狂獠，未有衣服宮室文字，而頌神抒情之什，降靈召鬼之人，大抵有焉。呂不韋云：『昔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闕。』（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）鄭玄則謂『詩之興也，諒不于上皇之世。』（詩譜序）雖荒古無文，並難徵信，而證以今日之野人，揆之人間之心理，固當以呂氏所言，爲較近于事理者矣。

然而言者，猶風波也，激盪既已，餘踪杳然，獨特口耳之傳，殊不足以行遠或垂後。詩人感物，發爲歌吟，吟已感漓，其事隨訖。倘將記言行，存事功，則專憑言語，大懼遺忘，故古者嘗結繩而治，而後之聖人易之以書契。結繩之法，今不能知；書契者，相傳「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」（易下繫辭）「神農氏復重之爲六十四爻。」（司馬貞補史記）頗似爲文字所由始。其文今具存于易，積畫成象，短長錯綜，變易有窮，與後之文字不相係屬。故許慎復以爲「黃帝之史倉頡，見鳥獸蹄迹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。」（說文解字序）要之文字成就，所當繇歷歲時，且由衆手，全羣共喻，乃得流行，誰爲作者，殊難確指，歸功一聖，亦憑臆之說也。

許慎云，「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，卽謂之字。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著於竹帛謂之書。書者，如也。……周禮八歲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，先以六書。一曰指事，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可見，上下是也；二曰象形，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，隨體詰詘，日月是也；三曰形聲，形聲者，以事爲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；四曰會意，會意者，比類合誼，以見指

搗，武信是也；五曰轉注，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；六曰假借，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，令長是也。」（說文解字序）指事、象形、會意爲形體之事；形聲、假借爲聲音之事；轉注者，訓詁之事也。虞夏書契，今不可見。峒嶼禹書，僞造不足論。商周以來，則刻于骨甲，金石者多有，下及秦漢，文字彌繁，而攝以六事，大抵弭合。意者文字初作，首必象形；觸目會心，不待授受，漸而引進，則會意指事之類興焉。今之文字，形聲轉多，而察其締構，什九以形象爲本柢。誦習一字，當識形音義三：口誦耳聞其音，目察其形，心通其義；三識並用，一字之功乃全。其在文章，則寫山曰峻，嶒嵯峨；狀水曰汪洋，澎湃；蔽芾蔥蘢，恍逢豐木；鱗魴鰻鯉，如見多魚。故其所函，遂具三美：意美以感心，一也；音美以感耳，二也；形美以感目，三也。

連屬文字，亦謂之文。而其興盛，蓋亦由巫史乎。巫以記神事，更進，則史以記人事也。然尙以上告于天，翻今之易與書，間能得其髣髴。至于上古實狀，則荒漠不可考，君長之名，且難審知。世以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爲三皇者，列三才開始之序，繼以有巢、燧人、伏羲、神農者，明人羣進化之程，殆皆後人所命，非眞號矣。降及軒轅，遂多傳說，逮于虞、夏，乃有箸于簡策之文，傳于今。

巫史非詩人，其職雖止于傳事，然厥初亦憑口耳，慮有愆誤，則練句協音，以便記誦。文字既作，固無愆誤之虞矣，而簡策繇重，書削爲勞，故復當儉約其文，以省物力，或因舊習，仍作韻言。今所傳有黃帝道言（見呂氏春秋）金人銘（說苑）顯頊丹書（大戴禮記）帝嚳政語（賈誼新書）雖並出秦漢人書，不足憑信，而大抵協其音，偶其詞，使讀者易于上口，則殆猶古之道也。

由前言更推度之，則初始之文，殆本與語言稍異，當有藻韻，以便傳誦，『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』區以別矣。然漢時已併稱凡箸于竹帛者爲文章（漢書藝文志）後或更拓其封域，舉一切可以圖寫，接于目睛者皆屬之。梁之劉勰，至謂『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』（文心雕龍原道）三才所顯，並由道妙，『形立則章成矣，聲發則文生矣』故凡虎斑霞綺，林籟泉韻，俱爲文章。其說汗漫，不可審理。稍隘之義，則易有曰，『物相雜，故曰文』說文解字曰，『文，錯畫也。』可知凡所謂文，必相錯綜，錯而不亂，亦近麗爾之象。至劉熙云『文者，會集衆彩以成錦繡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，如文繡然也。』（釋名）則確然以文章之事，當具辭義，且有華飾，如文繡矣。說文又有彡字，云：『彡，彰也。』『彡，彰彰也。』蓋卽此義。然後來不

用，但書文章，今通稱文學。

劉勰雖于原道一篇，以人『爲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萬品，動植皆文。……』而晉宋以來，文筆之辨又甚峻。其總術篇即云：『今之常言：有文有筆。以爲無韻者筆也，有韻者文也。』蕭繹所詮，尤爲昭晰，曰：『今之門徒，轉相師受，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；屈原、宋玉、枚乘、長卿之徒，止於辭賦則謂之文。……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，善爲章奏如伯松，若是之流，泛謂之筆。吟詠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』又曰：『筆退則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惠，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脹吻逾會，精靈蕩搖。而古之文筆，今之文筆，其源又異。』（金樓子立言篇）蓋其時文章界域，極可弛張，縱之則包舉萬彙之形聲；嚴之則排擯簡質之敍記，必有藻韻，善移人情，始得稱文。其不然者，概謂之筆。

辭筆或詩筆對舉，唐世猶然，逮及宋元，此義遂晦，于是散體之筆，並稱曰文，且謂其用，所以載道，提挈經訓，誅鋤美辭，講章告示，高張文苑矣。清阮元作文言說，其子福又作文筆對，復昭古誼，而其說亦不行。

第二篇 書與詩

周禮，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，今已莫知其書爲何等。假使五帝書誠爲五典，則今惟堯典在尙書中。『尙者，上也。上所爲，下所書也。』（王充論衡須頌篇）或曰：『言此上代以來之書。』（孔穎達尙書正義）緯書謂『孔子求書，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斷遠取近，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；以百二篇爲尙書，十八篇爲中候。去三千一百二十篇。』（尙書璇璣鈴）乃漢人侈大之言，不可信。尙書蓋本百篇：虞夏書二十篇，商書、周書各四十篇。今本有序，相傳孔子所爲，言其作意。（漢書藝文志）然亦難信，以其文不類也。秦燔燒經籍，濟南伏生抱書藏山中，又失之。漢興，景帝使晁錯往從口授，而伏生旋老死，僅得自堯典至秦誓二十八篇；故漢人嘗以擬二十八宿。

書之體例有六：曰典，曰謨，曰訓，曰誥，曰誓，曰命，是稱六體。然其中有禹貢，頗似記，餘則概爲訓，下與告上之詞，猶後世之詔令與奏議也。其文質樸，亦詰屈難讀，距以藻韻爲飾，俾便頌習，便行遠之時，蓋已遠矣。晉衛宏則云：『伏生老，不能正言，言不可曉，使其女傳言，教錯。齊人語多與穎川異，錯所不知，凡十二三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。』故難解之處多有，今卽略錄堯典中語，以見大凡：

『……帝曰：疇咨若時，登庸。放齊曰：胤子朱，啟明。帝曰：吁！嚚訟，可乎？帝曰：疇咨若予采？驩兜曰：都！共工，方鳩僝工。帝曰：吁！靜言庸違，象恭，滔天。帝曰：咨！四岳！湯湯洪水方割，蕩蕩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。有能俾乂。兪曰：於！緜哉！帝曰：吁，咈哉！方命，圯族。岳曰：异哉！試可，乃已。帝曰：往，欽哉！九載，績用弗成。帝曰：咨！四岳！朕在位七十載，汝能庸命，巽朕位。岳曰：否德，忝帝位。曰：明明，揚側陋！師錫。帝曰：有齔在下，曰虞舜。帝曰：兪！予聞，如何？岳曰：瞽子，父頑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姦。帝曰：我其試哉。女于時，觀厥刑于二女，釐降二女于嬀汭，嬪于虞。』

揚雄曰：『昔之說書者，序以百……虞夏之書，渾渾爾，商書灑灑爾，周書噩噩爾。』（法

言問神。虞夏禪讓，獨饒治績，敷揚休烈，故深大矣。周多征伐，上下相戒，事危而言切，則峻肅而不阿借。惟商書時有哀激之音，若緣厓而失其援，以爲夷曠所未詳也。如西伯戡黎：

『西伯旣戡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王曰：天子！天旣訖我殷命，格人元龜，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後人，惟王淫戲用自絕。故天棄我，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，不迪率典。今我民罔勿欲喪，曰：天曷不降威，大命不摯！今王其如台。王曰：嗚呼！我生不有命在天？祖伊反曰：嗚呼！乃罪多參在上，乃能責命于天？殷之卽喪，指乃功，不無戮于爾邦！』

武帝時，魯共王壞孔子舊宅，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，字皆古文。孔安國以今文校之，得二十五篇，其五篇與伏生所誦相合，因並依古文，開其篇第，以隸古字寫之，合成五十八篇。會巫蠱事起，不得奏上，乃私傳其業于生徒，稱尙書古文之學。（隋書經籍志）而先伏生所口授者，緣其寫以漢隸，遂反稱今文。

孔氏所傳，旣以值巫蠱不行，遂有張霸之徒，僞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，亦稱古文書，而辭義蕪鄙，不足取信于世。若今本孔傳古文尙書，則爲晉豫章梅賾所奏上，獨失舜典；至

隋購募，乃得其篇。唐孔穎達疏之，遂大行于世。宋吳棫始以爲疑；朱熹更比較其詞，以爲「今文多艱澀，而古文反平易。」『卻似晉宋間文章。』並書序亦恐非安國作也。明梅賾作尚書考異，尤力發其覆，謂「尚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。出孔壁中者，盡後儒僞作，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，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。」云。

詩歌之起，雖當早于記事，然高天八閔，黃帝樂詞，僅存其名。家語謂舜彈五絃之琴，造南風之詩曰：『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』尚書大傳又載其卿雲歌云：『卿雲爛兮，糾縵縵兮，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！』辭僅達意，頗有古風，而漢魏始傳，殆亦後人擬作。其可徵信者，乃在尚書臯陶謨（僞孔傳尚書分之爲益稷）曰：

「……夔曰：『於予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，庶尹允諧。』帝庸作歌曰：『勅天之命，惟時惟幾。』乃歌曰：『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，百工熙哉！』臯陶拜手稽首，颺言曰：『念哉！率作興事，慎乃憲，欽哉！屢省乃成，欽哉！』乃賡載歌曰：『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！』又歌曰：『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！』帝曰：『俞，往欽哉！』」

以體式言，至爲單簡，去其助字，實止三言，與後之「湯之盤銘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同式；又雖亦偶字履韻，而樸陋無華，殊無以勝于記事。然此特君臣相勗，冀各慎其法憲，敬其職事而已，長言詠歎，故命曰歌，固非詩人之作也。

自商至周，詩乃圓備，存于今者三百五篇，稱爲詩經。其先雖遭秦火，而人所諷誦，不獨在竹帛，故最完。司馬遷始以爲「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于禮義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厲之缺。」然唐孔穎達已疑其言；宋鄭樵則謂詩皆商、周人作，孔子得于魯太師，編而錄之。朱熹于詩，其意常與鄭樵合，亦曰：「人言夫子刪詩，看來只得采許多詩，夫子不曾刪去，只是刊定而已。」

書有六體，詩則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風雅頌以性質言；風者，閭巷之情詩；雅者，朝廷之樂歌；頌者，宗廟之樂歌也。是爲詩之三經。賦、比、興以體制言；賦者，直抒其情；比者，借物言志；興者，托物興辭也。是爲詩之三緯。風以關雎始；雅有大、小、小雅以鹿鳴始，大雅以文王始；頌以清廟始；是爲四始。漢時，說詩者衆，魯有申培，齊有轅固，燕有韓嬰，皆嘗列于學宮，而其書今並亡。存者獨有趙人毛萇詩傳，其學自謂傳自子夏。

河間獻王尤好之。其詩每篇皆有序，鄭玄以爲首篇大序卽子夏作，後之小序則子夏毛公合作也。而韓愈則云，『子夏不序詩。』朱熹解詩，亦但信詩不信序。然據范曄說，則實後漢衛宏之所爲爾。

毛氏詩序既不可信，三家詩又失傳，作詩本義，遂難通曉。而詩之篇目次第，又不甚以時代爲先後，故後來異說滋多。明何楷作毛詩世本古義，乃以詩編年，謂上起于夏少康時（公劉、七月等）而訖于周敬王之世（下泉）雖與孟子知人論世之說合，然亦非必其本義矣。要之商頌五篇，事迹分明，詞亦詰屈，與尙書近似，用以上續舜皋陶之歌，或非誣歟。今錄其玄鳥一篇；毛詩序曰：祀中宗也。

『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湯，正域彼四方。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孫子。武丁孫子，武王靡不勝，龍旂十乘，大糝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，四海來假。來假祁祁，景員維河，殷受命咸宜，百祿是何。』

至于二雅，則或美或刺，較足見作者之情，非如頌詩，大率歎美。如小雅采芣，言征人遠